

花落葉猶青



林瑞茲
張蘊錦
作譯



花落葉猶青

林瑞茲作
張蘊錦譯

今日世界
社出版

Copyright, 1930, 1931, by Lynn Riggs. All Rights Reserved.
Caution: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are hereby warned that GREEN GROW THE LILACS, being fully protected under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ritish Empire, including the Dominion of Canada, and all other countries of the Copyright Union, is subject to a royalty. All right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amateur, motion pictures, recitation, public reading, radio broadcasting, and the rights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are strictly reserved. In its present form this play is dedicated to the reading public only. All inquiries regarding this play should be addressed to Samuel French, Inc., at 25 west 45th Street, New York 19, New York.

凡欲上演本劇，或用於廣播，改編電影等，均須獲得原作者同意，查詢事宜可函：Samuel French Inc, 25 west 45th street, New York 19, N.Y., U.S.A.

Second printing

April 1976

花落葉猶青

林瑞茲 著 張蘊錦 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 5217 號

登記証內版僑台誌字第 0066 號

台灣總代理：新亞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館前路 59 號

郵購劃撥帳戶第 13294 號

登記証局版台業字第 1087 號

1960年11月初版 1976年4月再版

定價：港幣 1 元 新台幣 10 元

封面設計：蔡浩泉

花
落
葉
猶
青

本書和它的作者

花落葉猶青是美國民間戲劇的代表，它有力地表現出美國西南部——特別是作者林瑞茲生地阿克拉荷馬——的生活。

林瑞茲 (Lynn Riggs, 一八九九年生) 與本劇中的男主角相同：作過阿克拉荷馬的牛仔，在紐約曾受僱為電影公司的臨時演員，在阿克拉荷馬大學攻讀過戲劇，卜居於聖大裴城。氏為詩人，又是劇作家；其寫作材料悉取自故鄉土民之中。其所以能夠出名者，是由於其大部份劇本皆以南部平原地帶居民為主題的原故。主要劇本有：路邊 (Roadside, 一九三〇年)，乃一浪漫喜劇；花落葉猶青 (Green Grow The Lilacs, 一九三一年)，乃一民間戲劇，以一九〇〇年時期的印第安地區作背景，其目的是將西部民謠的精神戲劇化；鄉下大褂 (Russet Mantle, 一九三〇年)，乃是一齣喜劇，談及傳統文化下的青年問題；

印第安人之夜（The Cherokee Night，一九三六年），乃一悲劇，講美國東南部 茄羅基族 印第安人的生活。

花落葉猶青一劇介紹一個充滿上進機會的美國；代表一般人對近代美國社會的「理想評價」。在它的「古雅、悲切、粗暴、單純、親密、幽默、情感、通俗、生動、心情」方面來說，此劇與古老民謠非常相似。由於這些因素，此劇已成為目下美國最普遍的戲劇型式。

林瑞茲撰寫花落葉猶青的目的，是藉一極其簡單的故事，盡量刻劃幾個人物，以表現感覺與心境的寬大畫面。

這個民間戲劇，一共六幕，前三幕乃使讀者或觀眾熟悉劇中人物；後三幕乃是講述劇中情節，由劇中角色表演出一支有名的美國牛仔歌曲——丁香花落葉猶青——的故事。其時間是廿世紀初期，背景是當時很荒野的邊疆地區。本劇所述雖只是一個勇敢的青年牛仔和一個鹵莽的僱工，爲了爭奪一個漂亮的鄉村姑娘——而展開的故事，但其平凡的、典型的美國西南部生活場面，在本劇中，卻生動地、樸實可愛地，展佈刻劃了出來。

一九三一年，「戲劇協會」在紐約上演此劇，成績斐然。本書譯自紐約撒彌爾弗潤奇（Samuel French）一九三一年出版之「誦讀版本」，遠較其「演出用本」更完美，更充實得多。

佈景

第一幕——魏家農舍的「前廳」，一個六月的早晨。

第二幕——魏樂蕊的臥室。

第三幕——燻肉房。

第四幕——白老頭——白克家的後院，當晚。

第五幕——打穀場，一月之後。

第六幕——「前廳」，三夜之後。

本劇故事於一九〇〇年發生在美國印第安區域。

第一幕

第一幕

陽光燦爛的仲夏之晨，環抱着大地的形形色色：人們、草原上的牲畜、嫩幼玉蜀黍的葉片，看起來事物物無不十分新鮮；他們的模樣兒，浴在金黃色的光輝中，給人一種似真似幻的感覺，巴不得稍縱即逝的美景可以常住。

台上的佈景，是奧克拉荷瑪州內印第安區域裏的一家農舍的前廳——起居間。美麗的陽光，正透過用鉤針編織而成的窗簾，照耀着室內。粗糙的橡木地板、鮮色的布質地毯、粗糙的獸皮椅子，石頭壁爐，附有靠背扶手的沙發，一架舊風琴，都顯得輝煌、明亮。橢圓相架裏，嵌着幾張祖先們的放大照片。屋子後方，是關着的雙扇松木滑門。另外，幾扇笨重的橡木房門，通向外方和室內的其他房間。不知何處，斷續地有幾聲犬吠，一隻火雞驚叫起來。

幕後傳來一個男子像清晨一般有力的聲音，他歌唱着。

聲音：太陽出來又紅又明，我在清早出了門，

一個牛仔，在草坪。

他的腦杓兒上帽一頂，他的靴距叮——鈴鈴，

當我走過他的身，他正唱這覆唱詞——噫：

嘿哟，嗨哟，小牛犢啊，你們可好？

「懷俄明」那邊兒是你們安樂的家噢！

我喊着，我叫着，我管着這羣牛噢，

可是我騎的馬兒都全不屬於我噢。

人們哟，都說我們風流又快樂噢！

可是哟，告訴你，朋友，他們錯了，

因為哟，要不是經營這羣牛犢噢，

我永遠也不會想到編這支歌噢。

嘿哟，嗨哟，小牛犢啊，你們可好？

「懷俄明」那邊兒是你們安樂的家噢！

我喊着，我叫着，我管着這羣牛噢，

可是，我騎的馬兒都全不屬於我噢。

（在唱完第一節之前，那歌唱者部份地出現在窗外。他是一個高大、愛鬧、滿頭捲髮的青年牛仔；穿着一件方格襯衫，戴着一頂寬邊大帽。他一邊唱着歌，一邊環視着屋內。剛剛唱完，聽到有足步的聲音，他躲藏了。微頃，愛蘭姑媽自廚房上。她的年齡約在五十左右，是一個健康、快樂、和藹可親的婦人，雙手拿着一把鑲銅的木質攪乳具。她很快地把攪乳具放在壁爐的旁邊，走向窗戶，向外觀看，她善意地，諸謔地大笑著。

愛蘭姑媽：（以下簡稱姑）馬捲毛，我看見你啦，

別躲在你那匹馬後頭吧！把頭躲起來也藏不了脚啊！所以呀，還是進來吧！

（她轉了身，離開窗戶；解脫了她的圍裙，走向屋子後方。馬捲毛又出現在窗外。）

馬捲毛：（以下簡稱毛）嗨！愛蘭姑媽。

姑：嚇死我啦，你在這兒幹嗎？

毛：妳總沒空兒聽我唱完，我來唱歌來了。

（他們的語句是懶散的，緩慢的，不屬於南方腔調，也非農人用語——但是帶着一種頗為自得的豐富想像與節奏美。）

姑：好了，那你就唱吧！（她向他微笑着）你的歌

兒唱的不錯啊！馬捲毛！

毛：是啦！誰都這麼說麼！

姑：哎！真好。我要不是個老太婆，你要不是個聰明能幹的年青小伙子，那，我說呀！我就要嫁給你啦！讓你在夜裏坐在我身邊兒，給我唱歌兒。

毛：不，妳不會的。我要娶——不管娶了誰，我也不夜裏坐在他身邊兒給她唱歌兒。誰也不敢叫我作什麼。可是，不娶妳，要有辦法，也不娶妳們家的人。

姑：（聰明地）喔！也不娶我們家的人？

毛：妳就是跟他們講，我也不怕。連妳那個外甥女

——魏樂蕊，我也不娶；不知道——她還會兒在那兒？

姑：我也許講，也許不講。可是，馬捲毛，你在這兒幹嗎？我以爲你還在賈士德那家「斯紀模」牧場裏工作呢！哎，你是要進來？還是要站在那兒——像要把戲盒子裏的人頭兒，一會兒蹦出來，一會兒縮進去呢？

（馬捲毛跳入室內。他穿着深色褲子，褲腳管塞在長統靴子裏面。他那笨重的靴刺，叮叮噹噹地，碰擊着地板。）

毛：（從容地）愛蘭姑媽，妳可以不可以告訴我——樂蕊在「那兒」？

姑：你給我唱個別的歌兒，我才告訴你。

毛：妳不是說過，我像個街上賣膏藥的嗎？又唱，又喊，還拿着帽子向人家要錢。所以我不得不養養嗓門兒，少出聲兒爲妙，那樣，以後還能再用。我不會像老咳門那樣兒。他呀，小時候

拼命亂叫，長大了死命喊唱，這會兒他老了，大聲說話都不行了，除了吹口哨，根本就一聲不響。可是吹口哨跟唱歌兒比起來，吹口哨根本就沒勁兒！

姑：（不開心地）馬捲毛，給我唱個歌兒。

毛：噢，我現在不唱哪，我告訴妳了呀，我逼也逼不出來。我就是吃了仙丹，喝了公火雞的肝臟，我還是不能唱。

姑：你呀，騙子，充好人！簡直是隻貓頭鷹，你當我沒聽見哪？你呀，這會兒就乾脆「唱一個」吧！要不我就把你攆出去。

毛：我告妳我不能唱麼？要唱，除非是我孤單的時候。那會兒，我騎在馬鞍子上頭，也許是陰天，也許是黑夜，我朝着有光亮的地方走。那種孤單，可真够孤單，簡直能把人孤單死。妳看看，妳老了，嗯，妳老了！妳這樣大年紀該懂啊！怎麼啦？妳吃了這麼多年飯，還不知道

一個人有心事的時候，不能好好地唱歌嗎？

姑：有心事？哼！要是我是你，我可要唱哪！哎！

一定唱，唱個很長很長，唱不完的歌兒，一句和一句中間，還要有合唱呢！以我瞧呀，樂蕊——看不上你！你呀，還是駕你的馬車，放你的牛吧！好了，有心事的牛犢兒，這會兒，好好唱吧，你這條沒主兒的牛犢兒，一定是到了一處沒草的地兒上了。

毛：那跟我有什麼相干？

（他從帽帶裏取出捲香烟用的紙條，從襯衫口袋裏掏出「包登哈牢」烟絲；開始，不經意地捲作一支香烟。）

姑：她好像「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吧？是不是？

毛：我怎麼會知道？從聖誕節見了她一面以後，再也沒見過。

姑：你要是沒見過她，那不是你的錯。（善意地開

着玩笑）是她不見你，你說，對嗎？你這個能幹的人兒啊，可惜愛錯人兒啦！

毛：好吧！妳說吧，妳這個狠心的老婆子，妳要說的把人家的傷透了才住嘴，對不對？

姑：牛仔先生，騎馬騎的好，長的又魁梧，又漂亮。靴刺還會響，口袋裏還會捲出「包登哈牢」烟捲兒來！啊！牛仔先生！沒有家，沒有媳婦，沒有人摸他的捲毛，也沒人在冬天夜裏，可以暖一暖他！

毛：（大聲地、自衛地）噢，原來她看不上我，對不對？妳從那兒來的這麼一個、看不起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外甥女？妳說——誰是這兒最好的牛仔？

姑：我敢打賭，是你。

毛：誰是這兒十七個村子裏頭最好的跳馬手？我告訴妳，就是我。知道嗎？還有，我的長相不錯吧？對不對？

姑：漂亮的呀，像張畫兒。

毛：彎彎曲曲的頭髮，對不對？騎馬騎了不知多少年啦，所以，妳看，兩條腿都騎彎了呢！

姑：（同意地）是啊！豬都能從腿縫兒裏鑽過去。

毛：那一——他媽的，那個小狐狸精還要什麼呢？

姑：我不知道。可是我敢保險。她——不要你。

毛：哼，住嘴吧，妳是要我嚎啕大哭麼？

姑：（得意地）你還是最好唱歌兒吧！

毛：那一唱什麼呢？

姑：先唱：「我騎着『老平特』」。

毛：然後呢？

姑：唉呀，唱了一個再說麼！慌什麼？

（馬撿毛早已靠牆站立，頭向後仰，兩腿交叉。開始用健壯、流暢、英俊的聲音唱道：

毛：（唱）我騎着老平特，我牽着老「登」啊！

我要去「漫特那」鬥牛啊！

牠們在山谷裏吃飯，牠們用露水解渴！

牠們的尾巴絞在一起，牠們的脊背上沒有鞍啊！

圍繞着小牛犢騎呀騎呀，騎的是慢呀慢
啲！

牠們激動，牠們駭怕，前足站起來要奔
跑啊！

老畢瓊有兩個「姑娘」一個「兒」啊！
一個到了登瓦，一個走錯了路了，
一個在屋子裏打架送了命了，
可是老畢瓊還是從早唱到晚啊！

圍繞着小牛犢騎呀騎呀，騎的是慢呀慢
啲！

牠們激動，牠們駭怕，前足站起來要奔
跑啊！

我死的時候從牆邊拿上鞍啊！
備上我的小馬。牽出棚啊！

把我的骨頭鞍上拴，把我的臉兒朝向天

啊！

那些足印我喜歡，踏着足印向前趕啊！

圍繞着小牛犢騎呀騎，騎的是慢呀慢

啲！

牠們激動，牠們駭怕，前足站起來要奔

跑啊！

嘿！樂蕊在哪兒？

姑：（指）喏，在那兒。坐在她房裏作針線呀還是

作什麼吧！可是，我本來叫她在這兒攪牛奶來
着。怎麼樣，再唱一個吧！

毛：妳怎麼這麼煩，總是這樣囉嗦呢？我求求妳，
進去讓她停一下活兒；常言道「天官賜福」，
看看「天官」給她帶來了什麼福氣好不好！

姑：我猜呀，你是說「你」對不對？嗯，馬捲毛，

你找她，到底是幹什麼嘛？我是她姑媽，你還
是先跟我講吧，我來看看喜歡不喜歡。

毛：妳簡直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嘛！……好吧，妳要
問，我就告訴妳：狗河那邊兒，白老頭兒要開
一個同樂會，我來看看樂蕊是不是願意跟我一
道兒去。

姑：那，也讓我一道兒去了？

毛：噢！要是妳願意，要是你把樂蕊帶上，那當
然。

姑：（敲門）樂蕊，白老頭兒要開同樂會！

魏樂蕊：（以下簡稱蕊）（在內）誰要開同樂會？

姑：狗河那邊兒的白老頭，白大爺。

蕊：我一點兒都聽不見，是誰？

姑：（大聲地）你出來吧！有人找你哪！他會告訴
你的。

蕊：誰找我？誰開同樂會？

姑：啊呀！你開門哪！你呀，哼，真是的！我可不能把嗓門兒喊破！

（房門向後滑動。魏樂蕊上場，她是一個嬌生慣養，縹緲可愛的少女。年約十八左右，穿着一件有很多褶紋的白色衣服。她看見了馬捲毛。）

蕊：噢！原來是你。（向愛蘭姑媽）叫呀鬧的就是爲了這個？今兒個是禮拜六吧，是不是十點鐘啦？

毛：（不爽快地）你沒開門就知道是我。

蕊：沒有的事。

毛：你根本就知道。你聽見我講話，當然知道是我了。

蕊：我告我我不知道嘛！我只聽見一個人囉囉嘛嘛，一個勁兒跟我姑媽說話，我還聽見一個人唱歌，那聲音呀，就像公蛤蟆在水池子裏吼叫似的。

毛：我沒有囉囉嘛嘛一個兒講。我唱歌也不像公蛤蟆叫。

蕊：我說過，沒有錯，就像公蛤蟆，馬捲毛先生，你說，我怎麼知道是你呢？男人說話呀，我聽起來都一樣，你又不特別。

毛：（倔強地）你知道是我，所以你才坐在那兒想些要說的話。我這會兒也不跟你講同樂會啦！你的嘴那麼厲害呀！你就一個人呆在家裏吧！愛蘭姑媽，別告她在那兒，咱們倆走，把她留在家里！

蕊：要是你真找我，我也不跟你去。還有，你怎麼跟我去法兒呢？你買了一座嶄新四輪馬車了嗎？買了沒有？

毛：我沒有。

蕊：還有一對帶鈴兒的好馬和好繮繩？

毛：沒有。

蕊：我看，你是要我跟在那匹「老登」後面去對不

對！你還是去找狗河那邊兒的那位——打扮的像花兒似的卡明斯姑娘去吧！

毛：樂蕊小姐，你真神氣！我找你，自然有辦法讓你去。

蕊：啊！有嗎？

毛：一輛最新的四輪馬車，頂子上，還有四英寸長的黃色綠兒！兩匹又高又大的白馬，前蹄子跳起來，就等着要跑呢。你坐在那車上，就跟皇后一模一樣！你會覺得頭上戴着一頂皇冠，皇冠上的寶石像鵝蛋那麼大。

蕊：喲！看你說話的這副樣兒，好像馬上就要跟你去了！

毛：不，不去。我只是跟你「講」——「講」。這輛馬車的四邊兒，都有簾子；要不，下雨的時候怎麼辦呢？還有雪亮的玻璃，可以朝外面看。擋泥板上頭，還有紅燈和綠燈，那個一閃一閃的樣子呀就像螢火蟲！

蕊：你從哪兒買這樣兒的車呢？（出聲而笑）嗯，我看，他是從克來牟僱來的，他以為我會跟他去的。

毛：好像，你知道的都是——！

蕊：（嘲笑）一定是僱來的，花了他所有的錢，僱了一輛馬車。這會兒，可找不到人來坐。

毛：坐的人，也有，「不是」僱的，是我「想」出來的。

蕊：什麼？「想」出來的？

毛：連擋泥板都是。

蕊：（急向馬捲毛奔去）噯？滾出去，你——姑媽，快讓他滾出去，要不我可要拿撥火的鐵棍了。哼，騙我——

毛：（躲閃了魏樂蕊）想幾件——！喏，小心啊，想幾件很漂亮的，還是我認為最好的東西。難道，這犯法嗎？難道我不想「的確」有這麼一輛車嗎？然後，你可以去參加同樂會，要是願